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文博 周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身份转变四个维度测量流动人口的认同水平,结合logistic回归探究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不高,不同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认同水平随测量维度的深入而降低;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作用因流动者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水平而异。建议,为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除了改善客观的生活条件,更应注重其主观感受,尤其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认知。

关键词: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异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647(2021)03—0069—10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目标的提出,身份认同日益成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一方面,身份认同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结果变量,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又作为中介变量影响流动人口未来的发展(包括职业规划、流动选择等),这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流入地社会的稳定与整体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身份认同成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乃至整个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因果推论来看,探索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必须考虑变量的性质;在讨论主观层面的问题时,利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现象才能发现更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讨论身份认同这一主观变量时,应充分

关注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已有研究多从户籍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角度进行解释,却忽略了主观因素,以致难以回答:在户籍制度不断改革、客观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依然不高的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利用主观变量探讨流动人口的认同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既是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某种反映,又是个体对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感知。是否可能存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主观感知而影响流动人口的认同呢?这种影响作用是否会因流动者个体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为此,本文将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的认同问题。

【收稿日期】2021-04-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流动人口调查的比较研究”(19BRK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文博,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人口迁移与流动。

周皓,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人口迁移与流动、儿童发展、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

对其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并检验可能存在的影响异质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源于对上世纪90年代进城农民工身份的讨论。在多数研究从城市角度审视外来农民工的身份时,王春光从农民工的角度去考察其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1]将社会身份认同概念引入农民工研究中。此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日渐受到学界关注,并逐步扩展至全体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流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如城里人、农村人、外来人、农民工),表现为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等自我身份问题的思考。^[2]在流动人口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身份认同视为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认同转变,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才算最终完成。^[3]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的测量、身份认同现状,及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

在测量方面,早期研究通过直接询问流动者“认为自己是老家人还是本地人”来对其身份认同进行测量。随着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身份认同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4]使用单一指标测量可能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偏误。^[5]对此,有学者将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结合起来考察身份认同状况,^[6]也有人通过建构身份认同量表进行测量。^[7]还有学者根据“身份认同”的多维特点,将其界定为“流动人口与所居城市中的人与地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以及对流入地身份的认知。”并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四个角度对身份认同进行测量,^[8]建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测量体系。

对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无论是早期针对农民工的研究还是后期对全体流动人口的讨论,不同时段上的研究均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

的认同程度偏低,且模糊性强。^[9]

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经历了宏观制度层面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转变。^[10]归纳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了制度排斥、社会排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四个方面对流动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其中,制度排斥主要讨论的是在二元户籍制度的安排下,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工作机会、子女教育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其难以形成对本地身份的认同。^[11]社会排斥则关注流入地社会对流动人口接纳程度的影响:如果流入地社会具有较为包容的态度,那么流动人口对自身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可能更强烈;反之,当地排斥的态度将难以消解其固有的乡土记忆,降低对城市的理解和认同。^[12]个体差异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教育程度、职业)、流动特征(包括流动经历、流动时长、流动范围)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家庭状况方面则主要涉及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家庭是否团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将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加以讨论。

(二) 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研究

所谓“主观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对自身在地位等级体系中所处位置的感知。^[13]近年来,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除了教育、职业、财富等客观地位,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有研究指出,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与其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之间往往并不一致,^[14]且主观社会地位能够提供一些客观指标所无法体现的内容,^[15]比客观地位更能解释人们的社会态度。^[16]

既有的流动人口研究中,只有少量研究聚焦于流动者的主观社会地位,主要涉及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状况、影响因素、及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后果三个方面。

主观社会地位状况的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主要处于社会中下层,且整体低于城镇户籍人口。^[17]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职业等级、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正向影响。^[18]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后果方面:流动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对其幸福感和社会信任^[19]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有研究在讨论住房状况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时,将主观社会地位作为中介变量,发现住房状况的差异可以通过主观地位来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20]

尽管鲜有研究聚焦于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但考虑到其对幸福感、社会信任等其他社会态度的作用,有理由推测主观社会地位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直接。

(三) 研究评述与假设

总结来看,尽管学界对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因素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其多以客观变量为主,而从流动人口主观感受出发的研究却严重不足;在有关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中,已有文献发现了主观社会地位对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却鲜有学者讨论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本文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从主观社会地位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以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来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的流动者越容易形成对本地身份的认同。

其次,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其内部的异质性也在不断增强,本文进一步关注,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不同身份属性的流动者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选择了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教育程度这四项具有关键意义的属性变量来讨论主观地位影响的差异问题,并提出:

假设 2: 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不同性别、户口、教育水平、职业等级的流动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 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部分。该项目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等八城市(区)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 1 个月以上,非本市

(区、县)户口的 15~59 周岁流动人口,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2014 年该项目共得到有效样本 15997 个,在剔除少量存在缺失变量的案例(均为随机缺失)后,本研究共使用分析样本 14605 个。作为针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开展的专门性调查,该数据中涉及大量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相关变量,能够基本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八城市虽非随机选取,但其既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也兼顾了沿海城市、内陆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且城市内样本均采用 PPS 抽样方法,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1]有助于我们了解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

(二) 变量与测量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参照杨菊华等人的定义,本文将“身份认同”定义为流动人口与所居城市中的人与地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以及对流入地身份的认知。^[22]主要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四个指标进行测量。其中,流入地归属感通过“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进行测量;长期居留意愿通过“未来 5 年,您打算在哪儿工作生活?”进行测量;入籍意愿通过“按当地政策,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进行测量;本地身份认同则根据“您认为自己是不是本地人?”来测量。鉴于四个变量分别反映了身份认同的不同维度,本研究不对其进行合并处理。

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根据题目“右边的梯子代表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如果一个人收入最高、职业最好,就处在 10;如果一个人收入最低,职业最差,就处在 1。您认为自己处在哪个位置?”进行测量,其取值范围从 1 到 10,数值越高代表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控制变量方面,综合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研究需要,主要选择了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对流入方言的掌握情况等;家庭因素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拥有的子女数量等;制度因素主要指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地社会排斥感等。样本中的变

量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规模	均值	标准差
感觉自己属于本地(0 = 否)	14605	0.857	0.350
打算在本地居住 5 年以上(0 = 否)	14605	0.591	0.492
打算加入本地户籍(0 = 否)	14605	0.493	0.499
感觉自己是本地人(0 = 否)	14605	0.220	0.414
主观社会地位(与本地人比)	14605	5.485	1.592
男性(0 = 女性)	14605	0.580	0.494
年龄	14605	32.082	8.658
本地语言掌握较好(0 = 一般)	14605	0.400	0.4901
月收入对数	14605	8.102	0.538
已经在本地买房(0 = 否)	14605	0.086	0.281
曾经有过流动经历(0 = 无)	14605	0.575	0.494
已婚(0 = 未婚)	14605	0.720	0.449
有孩子(0 = 无孩子)	14605	0.638	0.481
全家都在本地(0 = 否)	14605	0.294	0.456
非农业户口(0 = 农业户口)	14605	0.139	0.346
感受到当地社会排斥(0 = 否)	14605	0.234	0.424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605	0.595	
高中	14605	0.253	
大专及以上	14605	0.157	
职业类型			
农民、体力工人	14605	0.313	
商业、服务业人员	14605	0.591	
管理、技术、办事人员	14605	0.097	

三、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一)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图 1 展示了流动人口在各项身份认同指标上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样本中的流动人口在不同维度的指标上表现差异较大:有 85.67% 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归属于流入地,59.11% 的人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50.73% 的人打算加入本地户籍,22.04% 的人认为自己已是本地人。

结果表明:第一,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转变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最初归属感的建立到形成长居意愿和入籍意愿,最终才能实现身份上的转变。因此,随着指标层次的深入,完成本地认同的比例不断

降低。第二,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依然不强,尽管大多数流动者都形成了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但真正完成了身份转变的人则不足四分之一。第三,不同指标在测量结果上的差异也表明,身份认同概念是多维的,若将不同维度的测量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必然会造成信息损失,只有从这四个维度分别进行测量才能全面地了解流动人口的认同情况。

再来看不同主观社会地位流动者的身份认同情况。由于数据中主观社会地位变量的类别较多,我们首先将其合并为“社会下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三个等级。从图 2 中可以发现,四项身份认同指标均呈现出同样的地位差异模式:自评为社会底层的流动者中实现本地认同(即认为自己归属本

地、打算长居5年以上、打算加入本地户籍、认为自己_{是本地人})的比例最低,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者次之,自评为社会上层者实现本地认同的比例最

高,由此呈现认同比例随主观地位而上升的阶梯型模式,即主观社会地位越高者,其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情况也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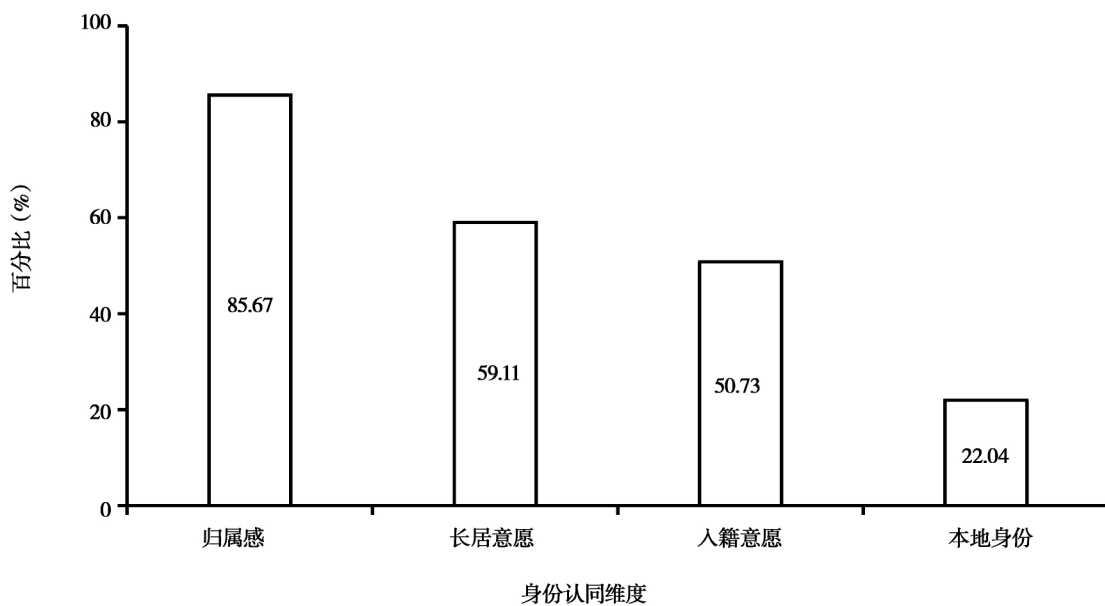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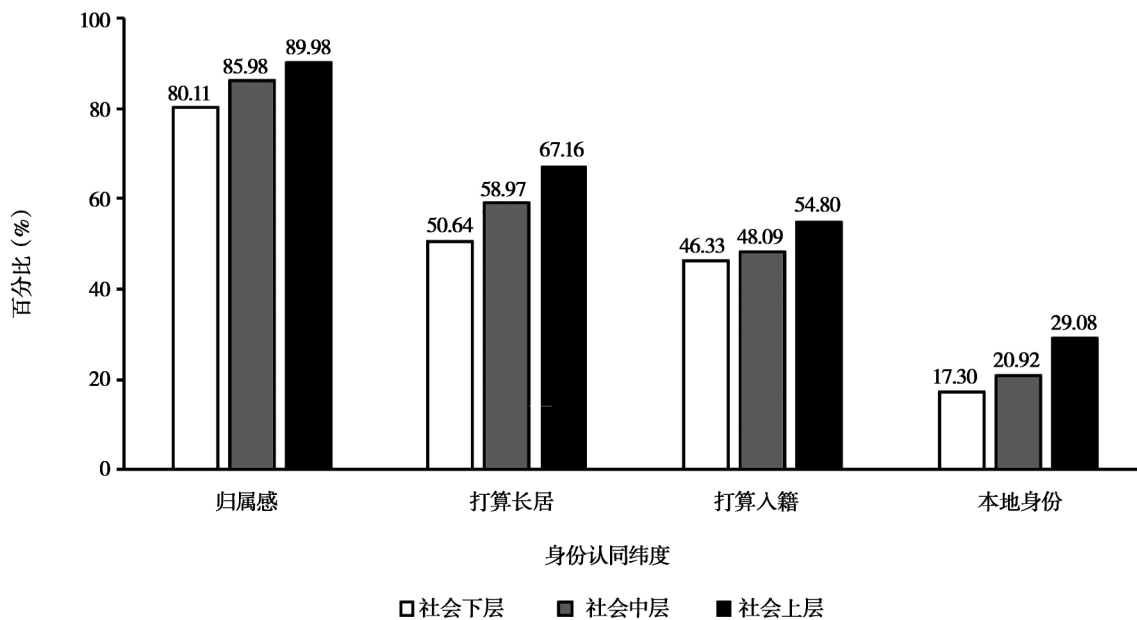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主观社会地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

(二) 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表2展示了分别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四个指标为因变量建立的一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四个模型中的核心自变量均为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控制变量也完全一致。

在四个模型中,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的各项指标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单位,认为自己归属于流入地_{的发生比}将是原来的1.143倍,打算长期居留在本地的发生比将是原来的1.086倍,打算加入本地户籍的发生比是原来的1.040倍,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发生比也将是原来的1.118倍。可见,在控制了各项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主观社会地位仍能对流动人口在流

入地的身份认同情况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维度的测量指标上均显著存在,表明主观社会地位感知的确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不可忽略的部分。

表2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流入地归属感	长期居留意愿	入籍意愿	本地身份转变
主观社会地位	1.143*** (0.018)	1.086*** (0.013)	1.040*** (0.012)	1.118*** (0.015)
男性(女性=0)	0.982 (0.050)	1.028 (0.040)	0.977 (0.035)	0.970 (0.042)
年龄	1.010** (0.004)	1.007* (0.003)	0.984*** (0.003)	1.010*** (0.003)
非农业户口(农业=0)	1.194* (0.102)	1.156* (0.071)	1.922*** (0.111)	1.673*** (0.101)
在婚(不在婚=0)	1.002 (0.109)	1.555*** (0.124)	1.231** (0.095)	1.151 (0.102)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高中	1.277*** (0.080)	1.255*** (0.058)	1.209*** (0.052)	1.205*** (0.062)
大专及以上	1.091 (0.095)	1.575*** (0.102)	1.625*** (0.098)	1.258*** (0.086)
职业(农民或工人=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83*** (0.071)	1.470*** (0.063)	1.625*** (0.066)	1.110* (0.056)
管理、技术、办事人员	1.501*** (0.155)	1.877*** (0.142)	1.695*** (0.118)	1.375*** (0.108)
月收入对数	0.987 (0.051)	1.432*** (0.059)	1.338*** (0.050)	0.970 (0.039)
本地话掌握较好(一般=0)	1.243*** (0.071)	1.118** (0.046)	1.302*** (0.050)	1.823*** (0.080)
曾有过流动经历(无=0)	0.874* (0.046)	1.223*** (0.048)	1.096* (0.041)	0.976 (0.043)
此次流动年限	1.014* (0.007)	1.115*** (0.006)	1.040*** (0.005)	1.019*** (0.005)
跨省流动(省内流动=0)	0.569*** (0.032)	0.668*** (0.027)	1.361*** (0.051)	0.686*** (0.031)
有子女(无子女=0)	1.068 (0.102)	1.361*** (0.095)	0.876* (0.059)	0.922 (0.069)
全家都在本地(否=0)	1.119 (0.068)	2.183*** (0.100)	1.566*** (0.064)	1.314*** (0.062)
感受过本地排斥(无=0)	0.329*** (0.017)	0.665*** (0.029)	0.856*** (0.035)	0.583*** (0.032)
截距项	3.224** (1.326)	0.010*** (0.003)	0.039*** (0.012)	0.091*** (0.030)
Pseudo R-squared	0.0822	0.141	0.0652	0.0656
对数似然值	-5518	-8487	-9462	-7199

注:(1)0*** $P < 0.001$,** $P < 0.01$,* $P < 0.05$ (2)括号内为标准误差;N=14605

控制变量方面,从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信息来看:性别变量在各项身份认同指标上的影响均不显著;年龄变量除了在入籍意愿上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模型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强;户口类型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拥有非农户口的流动者在各项身份认同指标上都显著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婚姻方面,相比于不在婚的流动者,在婚者在长居意愿和入籍意愿方面显著优于不在婚者;对本地语言的掌握程度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对本地话掌握的越好,其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也越高。

从流动者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职业等级、受教育水平在各个身份认同指标上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长期居住意愿、入籍意愿两项上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余两个因变量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流动状况方面,之前的流动经历对流动者的长期居留意愿和入籍意愿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动时间越长,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情况越强,流动范围方面则是除入籍意愿外,跨省流动者身份认同情况显著差于省内流动者。

家庭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子女的流动者在长居意愿方面显著强于无子女者,但其入籍意愿却显著低于无子女者。全家人都在本地的流动者在长居意愿、入籍意愿、本地身份转化上都显著强于家人不全在本地者。

流入地社会的排斥方面,表现为感受到本地排斥会给流动人口的各项身份认同指标都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 主观社会地位影响作用的异质性

上文检验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当中是否是一致的呢?为此,本研究在表2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主观社会地位与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教育程度变量的交互项,得到几组交互模型。表3展示了交互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来看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者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四个不同因变量的模型中,主观社会地位与性别变量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主观社会地位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会因性别而异。

年龄方面,本文根据流动人口的出生年限将其划分为“90后”“80后”“80年以前出生”三个队列,考察了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不同代际的群体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与出生队列的交互项仅在“身份转变模型”中出现了显著差异,表现为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社会地位对90后流动者身份转变的影响显著弱于80年之前出生的人,而在其他指标上,主观地位影响的代际差异均不显著。

户口方面,主观社会地位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在本地归属感和长居意愿两个模型中都产生了显著差异,且均表现为对非农户口流动者的影响强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这可能是由于相对非农户口的流动者而言,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往往客观条件较差,其更关心的是客观状况的改善,而对主观地位的要求不高。因此,在其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受到主观地位的影响相对弱于非农户口流动者。

教育程度方面,主观社会地位与流动者教育程度的交互项在本地归属感和身份转变两个因变量模型中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主观社会地位对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者的归属感影响显著强于初中及以下者,但身份转变的影响却相对差于初中及以下者。从社会地位感知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流动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往往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感知能力更强,因而更容易受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当其认为自己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时也会更容易形成归属感,但与此同时,这种地位感知能力也容易使其产生在身份上的优越感,而不一定会转向本地身份。事实上,从流动选择上看,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往往比低学历者有更多选择机会,当其感受到自己社会地位提高时,可能会寻求新的流动地点,追求与之相符的社会身份。

表3 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交互项模型

	变量	本地归属感	长居意愿	入籍意愿	身份转变
性别交互模型	主观社会地位	1.163***	1.063***	1.034	1.114***
		(0.028)	(0.020)	(0.018)	(0.023)
	男性(0 = 女性)	1.222	0.984	0.955	1.109
		(0.206)	(0.135)	(0.121)	(0.176)
	主观社会地位×性别	0.961	1.011	1.003	0.980
		(0.030)	(0.025)	(0.022)	(0.027)
出生队列交互模型	主观社会地位	1.126***	1.058**	1.037*	1.142***
		(0.029)	(0.021)	(0.018)	(0.024)
	80后	0.893	0.800	1.270	1.162
	(80年以前出生 = 0)	(0.171)	(0.123)	(0.180)	(0.203)
	90后	0.652	0.710	1.165	1.350
		(0.150)	(0.136)	(0.206)	(0.310)
	主观社会地位×80后	1.010	1.023	0.998	0.956
		(0.035)	(0.028)	(0.024)	(0.028)
	主观社会地位×90后	1.021	1.012	0.996	0.898**
	(0.042)	(0.034)	(0.030)	(0.035)	
户口交互模型	主观社会地位	1.122***	1.060***	1.042***	1.098***
		(0.018)	(0.014)	(0.012)	(0.016)
	非农户口(0 = 农业)	0.623	0.670	2.546***	1.409
		(0.159)	(0.140)	(0.484)	(0.285)
	主观社会地位×户口	1.113*	1.088*	0.946	1.013
	(0.053)	(0.041)	(0.031)	(0.034)	
教育交互模型	主观社会地位	1.105***	1.059***	1.031*	1.104***
		(0.021)	(0.016)	(0.015)	(0.020)
	高中	0.851	0.926	0.902	0.823
	(初中及以下 = 0)	(0.186)	(0.161)	(0.144)	(0.165)
	大专及以上	0.383***	1.221	1.137	1.443
		(0.108)	(0.282)	(0.245)	(0.357)
	主观地位×高中	1.040	1.041	1.018	1.042
		(0.039)	(0.030)	(0.026)	(0.033)
	主观地位×大专	1.136**	1.019	0.996	0.930*
	(0.052)	(0.036)	(0.032)	(0.033)	

注: 其他变量已控制, 控制变量如表2所示, 因篇幅有限未作展示。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从四个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测量, 利用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进行

解释, 并检验了主观社会地位的异质性作用, 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认同程度依然不高, 在流入地归属感、长居意愿、入籍意愿、本地身份认同上呈递减趋势。

第二,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观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发生比都会有所提高。

第三,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作用。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对非农户口流动者的归属感和长居意愿的影响显著强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对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者归属感的影响强于初中及以下的流动者,而本地身份转化的影响则显著弱于初中及以下者。

(二) 讨论

首先,在变量测量方面,本文利用多维指标共同测量的方式,揭示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异。本文从“归属感”“长居意愿”“入籍意愿”“本地身份转变”四个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进行了测量,发现四个维度的递减状况,说明四个维度在身份认同的测量上有着递进的关系,不能只利用单一维度来进行测量,而应该多维度同时考察,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

其次,在因果推论方面,以主观变量解释主观现象,才能更为直接地探索因果关系。针对已有的身份认同研究“重客观而轻主观”的问题,本文从主观因素入手,发现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的显著影响。这一分析结果可以有效地回应当下流动人口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即: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流动人口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许多人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却仍然不强。这也提醒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除了关注其客观条件的改善,更应注重其对自身状况的评价,尤其是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评价。即使客观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若自身感知不足,流动人口仍难以形成对本地的归属和认同。另外,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提醒之后的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关注主观变量的

作用。尽管社会分层领域已然对主观社会地位开展了丰富的讨论,但聚焦于主观社会地位影响的研究却依然不多。已有的研究也多从客观地位角度对人们的态度、行为进行解释,却往往忽略了更为直接的主观感受,我们应当在研究中对主观变量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

最后,重视异质性分析。除了在总体层面讨论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本文还着重讨论了这种影响的群体异质性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异质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原则,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随着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其内部的异质性也不断增强,使我们不能再将其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提升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推动市民化进程的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采取差异化的应对政策。对于教育程度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应优先考虑改善其客观状况,而对于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者则应更多关注其对自身地位的主观评价,通过主观社会地位的改善来提升其对本地身份的认同。

当然,本文在某些方面还有待改进。如主观评价性指标(标准)的客观性可能需要利用锚定方法进行校正;再如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的样本取自东部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但未包括中小城市。所以,对这些地区的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展望未来,身份认同问题仍将是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如本文在开篇所述,身份认同不仅是衡量社会融合的结果变量,更会影响到流动者未来的去留选择与流动方向,而这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前,我国已然完成了“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城镇化目标,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便是落户后的流动人口能否实现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毕竟对于外来的流动人口而言,只有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变,才算真正完成了社会融入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03):63-76.

- [2][7]李虹,倪士光,黄琳妍.流动人口自我身份认同的现状与政策建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68-74,68-74.
- [3]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2,(05):141-160.
- [4]唐杰,聂炜焯,秦波.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多维测度及影响因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04):29-37.
- [5][8][12][22]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16,(04):21-33.
- [6]侯亚杰,姚红.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J].人口研究 2016,(02):74-84.
- [9]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 2007,(03):58-62.
- [10]李荣彬,张丽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2,(04):79-86.
- [11]侯亚杰,姚红.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J].人口研究 2016,(02):74-84.
- [13]Jackman M R,Jackman 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38(05):569-582.
- [14]陈云松,范晓光.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109-126.
- [15]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J].社会学研究 2017,(03):121-143.
- [16]王甫勤.新的社会阶层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态度[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04):39-43.
- [17]许琪,陈烨.双重分割视角下城市流动人口的主客观社会地位获得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 2020,(01):51-60.
- [18]刘强.地位争得:流动人口的地位获得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 2014.
- [19]谭旭运.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64-70.
- [20]祝仲坤,冷晨昕.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8,(01):96-110.
- [21]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5,(02):61-79.

责任编辑:高 清